

城市表情

人生感悟

爱情密码

张军霞

收拾房间,在抽屉底层,发现一张被遗忘的活期存款单,名字是她自己的,数额也抵得上两三个月的工资了,开户的日期却是两年前。仿佛捡回了一件宝贝,她欢欢喜喜拿着它去银行,想把钱取出来,为自己换几套衣服,再出去玩一趟儿……

存折递过去,工作人员提示要输入密码,她轻松地敲下一行数字,那是她的生日。不料,系统提示输入错误,她想了想,又输入手机号码、固定电话号码,不对,还是不对!

蓦然,她想起来,密码应该是他的生日。彼时,他和她相恋,以为可以天长地久,每次领到薪水,他们留出一笔生活费,然后欢欢喜喜存起来,看数字慢慢增加,对未来的憧憬,也变得越来越好。

她说,将来要买一套房子,面积不必太大,可以挡风遮雨就好。他说,到那时,咱们自己设计装修方案,保证温馨又舒适。

她参加一项设计比赛,得到一套精美的茶具。她连忙让她收起来,说将来搬到新房再用吧。话刚说完,想到连新房的影子也没有,他们看看彼此,捧腹大笑。

穷,却快乐着,彼此的爱,像温暖的小火苗,直抵对方心灵的深处,那是她和他,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

然而,工作的重重压力,房价的日益高涨,从哪一天开始,渐渐剥夺了他们对于未来的信心。他加班,没日没夜。她委屈,两人有两个月的时间,没能一起吃饭晚餐了。她抱怨时,他更委屈,这样辛苦,还不是为了给她一份美好的未来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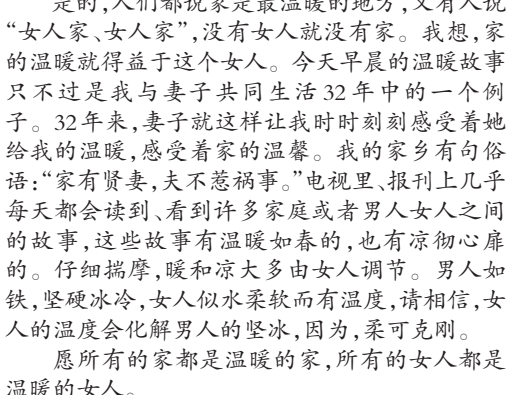
争吵,在泪水和和好。再争吵,谁先失去了耐心,第一次带着不肯和解的怨恨,彼此失眠到天亮。也许,一个转身,一个拥抱,就能完成谅解的过程。但是,她不肯,他也不肯。越来越多的冷战,到底冷了谁的心?

接到母亲生病的电话,他急急收拾行李。她倚在窗前看他的背影。彼此明白,这一次离开,就再也沒有未来。果然,一个月之后,他发来一条短信,内容只有三个字:对不起。

700多个日夜,流水一般逝去,以为可以忘记,疼痛却一直住在心底。愣了半天,她终于输入他的生日,系统却依然提示错误。她将自己的生日和他的生日组合到一起,她的生日在前,他的生日在后,就像他们曾以为,未来是可以握得住的幸福。

轻轻敲下这一串爱情密码,终于可以将钱取出来。走出银行的大门,她忍了很久的泪水,终于潸然而下。

花季雨季



妻子的温暖 胡子民

城市空间



爱上晨练

曹正方

“生命在于运动”绝不是一句空话,这是我的亲身体会。坚持不懈地锻炼,不但可以减肥,让身材变得苗条,还可以增强体质,让精神变得愉快。不多说了,请听我的故事:

两年前,我调到从事宣传的岗位,每天长时间坐在电脑旁无休止地看,几乎很少活动。不惑之年的我不但落得了颈椎、腰椎痛,而且挺着一个“将军肚”,身高不到一米七的我,体重竟然达到了160斤!

一到夏天,我就畏惧。吃个早餐汗流浹背,打扫办公室气喘吁吁,下基层采访腰酸背痛……从早晨到晚上,我的衬衣是汗淋淋的,全身感到乏力。同事小刘跟我开玩笑:“老曹,我建议你一到夏天就到黑龙江去度假。”言外之意就是我怕热。更严重的是,出了汗之后脸色苍白。主任看到我脸色发白,总是劝我到医院去检查。我说:“哪有什么病,纯属是胖了。”

一次,单位组织体检,我的体检单上竟然写着“三高”: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脂肪。面对事实,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。于是,我听取了医生的建议,给自己制订了一个最直观、最有效的减肥计划:一、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,风雨无阻;二、围绕着小广场跑10圈,做俯卧撑20个,压腿10分钟,坚持不懈;三、7点钟之前结束运动,回家冲澡、上班。

心口就要行动。我特意买了两双运动鞋,两套运动衣裤,轮流替换。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开始晨练的。那天早晨闹铃响了之后,我不敢懈怠,忙起来刷牙、洗脸,然后穿着背心、短裤、球鞋,颈上挂着一枚防盗门的钥匙出发了。小跑到小区广场,歌声悠悠,笑声朗朗。十几个老年人整整齐齐地排着队,随着音乐的旋律,翩翩起舞。有打太极拳的,压腿的,跑步的,打羽毛球的,还有拿海绵蘸水写大字的……老天,要不是我亲眼所见,我真不敢相信,还有这么一群人重视健身,注重生活。此时此刻,我为自己每天早晨睡懒觉而感到羞愧,为这群热爱生活、注重健康的人而感动!

坚持了两个多月,身体果然见效。虽然我流了不少汗,但精力充沛了,肌肉结实了,体重也下降了。在晨练中,我认识了很多朋友,有大爷、大娘,有大哥、大姐。他们当中有和我一样,以前不是这病就是那病,都是为了健康而来锻炼的。

运动贵在坚持。如今,我坚持晨练已经3年多了。上楼梯不再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了。相反,我坐在电脑旁写文章也不头晕眼花,而是精力充沛。前天公司组织员工体检,我的体检单是两个字:合格。老天,我简直不敢相信,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全没了!体重也由原来的160斤变成了142斤,最令我满意的是我的“将军肚”也消失了!

现在,不论工作有多忙、多累,对于我而言,晨练一定要坚持下去的,并且不能放弃。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活着,而是要健康地活着!

本版插图 涛涛

万家灯火

婆婆,永远聊不完的话题,同一屋檐下,自然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时候。

我结婚8年了,周围的朋友都说我嫁得好,老公是公务员,公公婆婆都是医生和干部,虽然退了休,不是被医院返聘就是有人求帮忙,自然“灰色收入”也不少。

周柳莺

霜给我看,并介绍说,这个牌子的隔离霜和化妆水有多么的好,我就是奉承了几句,她就乐开了花,当场就刷卡买了两套。我打开一看是500元钱,我一直以为是叔叔家给的,直到最近无意间和老公聊天,才知道是婆婆怕我挑理多事儿,又怕直接给我指定不肯要,才托她代为转交的。我知道实情后,感到这钱的分量真是沉甸甸的……

婆婆关系是需要适应培养的,老人都爱听顺耳的话,做儿媳的只要知道她的秉性脾气,学会投其所好,矛盾自然会变小,家庭关系也变得和谐美满。

去年国庆节,老公叔叔家的弟弟结婚,婆婆让我俩也去参加婚礼,还说我见过世面,跟着张罗接亲等事宜。婚礼结束后,婶婶塞给我一个红包,说是小意思,谁帮忙都要给钱的。我打开一看是500元钱,我一直以为是叔叔家给的,直到最近无意间和老公聊天,才知道是婆婆怕我挑理多事儿,又怕直接给我指定不肯要,才托她代为转交的。我知道实情后,感到这钱的分量真是沉甸甸的……

婆婆长得年轻,喜欢美容、逛街、购物,很少做家务。就算是做,必须由公公主动,我还要帮着打下手。有一次,我和婆婆去商场购物,她拿名牌面霜给我看,并介绍说,这个牌子的隔离霜和化妆水有多么的好,我就是奉承了几句,她就乐开了花,当场就刷卡买了两套。我打开一看是500元钱,我一直以为是叔叔家给的,直到最近无意间和老公聊天,才知道是婆婆怕我挑理多事儿,又怕直接给我指定不肯要,才托她代为转交的。我知道实情后,感到这钱的分量真是沉甸甸的……

生活在一起多年,公公婆婆倒是很少掺和我老公的事情,这点让我很满意。居家过日子在许多点滴小事上,我也慢慢地理解并接纳了婆婆的某些生活态度,毕竟世上不存在完全一样的鸡蛋和树叶,更何况是两个人。我爱看电视和湖南卫视的综艺晚会,她也陪着我。我和老公闹矛盾,她一直是倾向于我说话

人在途中

这次同学聚会,小q没有参加,让人颇感意外。以往他是活跃分子,总会给我们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同学聚会缺少了他,都感觉少了很多快乐。我和小q关系较好,同学们一致建议吃完饭让我去看看他。

局长在很多情况,说得有鼻子有眼儿,连局长哪天去的洗浴中心都说得很清楚。小q听后,气得肺都快炸了,有人在这节骨眼上制造谣言,其用心不言而喻。随后一段时间,谣言越传越多,好像小q真的要告局长似的。局长有了小q,脸拉得很长,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。经过调查,谣言的确是局长散布的,目的就是不让小q当副局长。小q气不打一处来,很想找小张打一架,可这样只能让事情更加恶劣。都在一个单位上,撕破脸皮也没有什么好处,小q只好憋在心里。让小q更加生气的是,当不成副局长无所谓,彻底失去了局长的信任,以后还在局里怎么工作。小

张如此歹毒,真是把他逼到了绝路。小q越想越气,越气越想,便把自己气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听完小q的讲述,我给了他两条建议,一是和局长坦诚布公地谈一次,相信局长不会不明事理的;二是忘记自己不快乐的人,权当让狗咬了一口。人活一世,是难免被狗咬了一口的。本来就被狗咬了,再为这事气坏了身子,岂不是连连中招!听我说完,小q紧皱的眉头舒展了,连连赞同着说:“是啊,的确应该忘记自己不快乐的人。”

只有忘记自己不快乐的人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。人活着,让自己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

王树军

忘掉让自己不快乐的人

张欣作品

不在梅边在柳边

张欣作品

不在梅边在柳边

张欣作品

不在梅边在柳边

张欣作品

不在梅边在柳边

拉拉诧异笑道:“好端端的,怎么说到这上面来了?”

王伟咧嘴一笑:“拉拉,我不怪你,职责所在,你不得不出面跟我谈这些。销售部的领导们心里都清楚,他们没法说服我。”

对于万方的突然发作,拉拉心里多少一惊,但她随即感到不能回应的风头,就笑道:“万方,我没误会你的意思吧,我怎么听着你话里有话?你是觉得哪位老板能力有问题,还是发现哪位老板违纪了?但说无妨,只要你有理有据,商业行为准则面前,人人平等。”

王伟冷冷地说:“我是一身的臭毛病,自我,不会讨人欢心。可我这这样的,当初还有人哭着喊着非要找我呢。”

拉拉脸色一变,道:“你什么意思?”

王伟说:“我没意思,行了吧?别动不动就拿离婚吓唬人,只怕真要离,有人还不散了。这也就是上演‘狼来了’吧?”

拉拉跺脚说:“谁不离谁是孙子!”

王伟一脸不屑,“杜拉拉,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,赌咒发誓的,不嫌给爹妈丢面子?”

王伟说的时候图一时痛快,话一说出来就有些后悔,不知道拉拉会怎样不依不饶地跟自己大闹一场。出乎他的预料,拉拉忽然不吭声了,她一脸平静地坐在那里。

王伟正使劲在脑子里搜罗软和话,拉拉开口了:“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,不尊敬长辈,是我不对,给你赔礼道歉。我不该说‘狼来了’,更不该说‘散伙’。这样的话说多了伤感情。下次我一着急你就提醒着我点。”

拉拉说得很理性,她的眼神很诚恳,对自己的批评也很到位,王伟却觉得有些不自在。

美人救英雄

自打万方放出狠话,扬言她纵然有千般不是,处罚起来也该官大的顶在前面,陈丰又趁机一个劲儿结果第二天一早我自己去的医院!我不能开车,天天拐着个脚上下班,有多不方便?我说了什么?”

王伟辩解道:“我不是让杰克安排车接送你了吗?你自己跟小苏说不。”

拉拉脸一扭,说:“我又不是德望的员工,我干吗要沾陈丰的光!”

“那你不介意沾陈丰的光?”

“哦,你当我想沾陈丰的光呀?谁叫我男人忙呢?顾不上我呀!”

她呆呆地看着贺武平被郑警官带走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,薄雾开始慢慢散开。

这一切都在蒲刀的预料之中,因为此前他看了三天之内的天气预报。

他是昨天晚上给父亲请好了假,给院方的晚上是带父亲去郊游,散散心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他昨晚在家里认真地做了三明治、卤牛肉,还把黄瓜和苹果洗干净,再加上几瓶矿泉水,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在一个旅行包里,第二天一早便提上了车。

现在他的车就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而父亲坐在后排,异常欣喜地东张西望。

蒲刀喜欢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人少,运气好的话根本就碰不上人。也许是这边的路况崎岖险峻,便断了常人的念想。但蒲刀来多了就知道,一路行驶,前面看上去悬崖峭壁已是绝路,转了个弯却能看到柳暗花明。这种绝境体验对他来说也起到了减压的作用。

在那个差点儿陷死父亲的晚上之后,蒲刀足有三天没到老人院去。

冷静下来之后,他才买了一兜完好无损的娃娃哈,去父亲的房间做了调换。当时父亲正在午休,睡得踏实香甜,对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兴趣。

晚上,他彻底清理了家里的储藏室,把包括封瓶器在内的所有可疑物品全部打包,开车跑到离家遥远的垃圾站丢弃。尽管已是亡羊补牢,但他必须做到:有关他的传言更是一个查无实据的故事。

云层越来越低,给人的感觉是离天很近,白云不再在高高的山顶缠绕,而是在身边浮动,汽车仿佛腾云驾雾,在空中行驶。

在一处急转弯的陡坡处,车子踩足了油门仍冲不上去,还顺势往下滑。到底是二手车,就算品牌不错,仍搞不清它曾经是否经历过九十八一难,早已锐气不再。蒲刀这样想着,还是把车子成功刹住,又打开行李箱取出铁链砸在轮子上。这时,父亲突然说了一句,等雾退了再上山吧。

他说好。

于是他们就这样坐着,一直坐着。甘于卑下,所以安静。

蒲刀举起手机,为两个人拍下了最后一张,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这是一款全新的手机,新的芯

拉拉诧异笑道:“好端端的,怎么说到这上面来了?”

王伟咧嘴一笑:“拉拉,我不怪你,职责所在,你不得不出面跟我谈这些。销售部的领导们心里都清楚,他们没法说服我。”

对于万方的突然发作,拉拉心里多少一惊,但她随即感到不能回应的风头,就笑道:“万方,我没误会你的意思吧,我怎么听着你话里有话?你是觉得哪位老板能力有问题,还是发现哪位老板违纪了?但说无妨,只要你有理有据,商业行为准则面前,人人平等。”

王伟冷冷地说:“我是一身的臭毛病,自我,不会讨人欢心。可我这这样的,当初还有人哭着喊着非要找我呢。”

拉拉脸色一变,道:“你什么意思?”

王伟说:“我没意思,行了吧?别动不动就拿离婚吓唬人,只怕真要离,有人还不散了。这也就是上演‘狼来了’吧?”

拉拉跺脚说:“谁不离谁是孙子!”

王伟一脸不屑,“杜拉拉,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,赌咒发誓的,不嫌给爹妈丢面子?”

王伟说的时候图一时痛快,话一说出来就有些后悔,不知道拉拉会怎样不依不饶地跟自己大闹一场。出乎他的预料,拉拉忽然不吭声了,她一脸平静地坐在那里。

王伟正使劲在脑子里搜罗软和话,拉拉开口了:“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,不尊敬长辈,是我不对,给你赔礼道歉。我不该说‘狼来了’,更不该说‘散伙’。这样的话说多了伤感情。下次我一着急你就提醒着我点。”

拉拉说得很理性,她的眼神很诚恳,对自己的批评也很到位,王伟却觉得有些不自在。

美人救英雄

自打万方放出狠话,扬言她纵然有千般不是,处罚起来也该官大的顶在前面,陈丰又趁机一个劲儿结果第二天一早我自己去的医院!我不能开车,天天拐着个脚上下班,有多不方便?我说了什么?”

王伟辩解道:“我不是让杰克安排车接送你了吗?你自己跟小苏说不。”

拉拉脸一扭,说:“我又不是德望的员工,我干吗要沾陈丰的光!”

“那你不介意沾陈丰的光?”

“哦,你当我想沾陈丰的光呀?谁叫我男人忙呢?顾不上我呀!”

她呆呆地看着贺武平被郑警官带走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,薄雾开始慢慢散开。

这一切都在蒲刀的预料之中,因为此前他看了三天之内的天气预报。

他是昨天晚上给父亲请好了假,给院方的晚上是带父亲去郊游,散散心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他昨晚在家里认真地做了三明治、卤牛肉,还把黄瓜和苹果洗干净,再加上几瓶矿泉水,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在一个旅行包里,第二天一早便提上了车。

现在他的车就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而父亲坐在后排,异常欣喜地东张西望。

蒲刀喜欢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人少,运气好的话根本就碰不上人。也许是这边的路况崎岖险峻,便断了常人的念想。但蒲刀来多了就知道,一路行驶,前面看上去悬崖峭壁已是绝路,转了个弯却能看到柳暗花明。这种绝境体验对他来说也起到了减压的作用。

在那个差点儿陷死父亲的晚上之后,蒲刀足有三天没到老人院去。

冷静下来之后,他才买了一兜完好无损的娃娃哈,去父亲的房间做了调换。当时父亲正在午休,睡得踏实香甜,对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兴趣。

晚上,他彻底清理了家里的储藏室,把包括封瓶器在内的所有可疑物品全部打包,开车跑到离家遥远的垃圾站丢弃。尽管已是亡羊补牢,但他必须做到:有关他的传言更是一个查无实据的故事。

云层越来越低,给人的感觉是离天很近,白云不再在高高的山顶缠绕,而是在身边浮动,汽车仿佛腾云驾雾,在空中行驶。

在一处急转弯的陡坡处,车子踩足了油门仍冲不上去,还顺势往下滑。到底是二手车,就算品牌不错,仍搞不清它曾经是否经历过九十八一难,早已锐气不再。蒲刀这样想着,还是把车子成功刹住,又打开行李箱取出铁链砸在轮子上。这时,父亲突然说了一句,等雾退了再上山吧。

他说好。

于是他们就这样坐着,一直坐着。甘于卑下,所以安静。

蒲刀举起手机,为两个人拍下了最后一张,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这是一款全新的手机,新的芯

拉拉诧异笑道:“好端端的,怎么说到这上面来了?”

王伟咧嘴一笑:“拉拉,我不怪你,职责所在,你不得不出面跟我谈这些。销售部的领导们心里都清楚,他们没法说服我。”

对于万方的突然发作,拉拉心里多少一惊,但她随即感到不能回应的风头,就笑道:“万方,我没误会你的意思吧,我怎么听着你话里有话?你是觉得哪位老板能力有问题,还是发现哪位老板违纪了?但说无妨,只要你有理有据,商业行为准则面前,人人平等。”

王伟冷冷地说:“我是一身的臭毛病,自我,不会讨人欢心。可我这这样的,当初还有人哭着喊着非要找我呢。”

拉拉脸色一变,道:“你什么意思?”

王伟说:“我没意思,行了吧?别动不动就拿离婚吓唬人,只怕真要离,有人还不散了。这也就是上演‘狼来了’吧?”

拉拉跺脚说:“谁不离谁是孙子!”

王伟一脸不屑,“杜拉拉,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,赌咒发誓的,不嫌给爹妈丢面子?”

王伟说的时候图一时痛快,话一说出来就有些后悔,不知道拉拉会怎样不依不饶地跟自己大闹一场。出乎他的预料,拉拉忽然不吭声了,她一脸平静地坐在那里。

王伟正使劲在脑子里搜罗软和话,拉拉开口了:“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,不尊敬长辈,是我不对,给你赔礼道歉。我不该说‘狼来了’,更不该说‘散伙’。这样的话说多了伤感情。下次我一着急你就提醒着我点。”

拉拉说得很理性,她的眼神很诚恳,对自己的批评也很到位,王伟却觉得有些不自在。

美人救英雄

自打万方放出狠话,扬言她纵然有千般不是,处罚起来也该官大的顶在前面,陈丰又趁机一个劲儿结果第二天一早我自己去的医院!我不能开车,天天拐着个脚上下班,有多不方便?我说了什么?”

王伟辩解道:“我不是让杰克安排车接送你了吗?你自己跟小苏说不。”

拉拉脸一扭,说:“我又不是德望的员工,我干吗要沾陈丰的光!”

“那你不介意沾陈丰的光?”

“哦,你当我想沾陈丰的光呀?谁叫我男人忙呢?顾不上我呀!”

她呆呆地看着贺武平被郑警官带走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,薄雾开始慢慢散开。

这一切都在蒲刀的预料之中,因为此前他看了三天之内的天气预报。

他是昨天晚上给父亲请好了假,给院方的晚上是带父亲去郊游,散散心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他昨晚在家里认真地做了三明治、卤牛肉,还把黄瓜和苹果洗干净,再加上几瓶矿泉水,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在一个旅行包里,第二天一早便提上了车。

现在他的车就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而父亲坐在后排,异常欣喜地东张西望。

蒲刀喜欢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人少,运气好的话根本就碰不上人。也许是这边的路况崎岖险峻,便断了常人的念想。但蒲刀来多了就知道,一路行驶,前面看上去悬崖峭壁已是绝路,转了个弯却能看到柳暗花明。这种绝境体验对他来说也起到了减压的作用。

在那个差点儿陷死父亲的晚上之后,蒲刀足有三天没到老人院去。

冷静下来之后,他才买了一兜完好无损的娃娃哈,去父亲的房间做了调换。当时父亲正在午休,睡得踏实香甜,对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兴趣。

晚上,他彻底清理了家里的储藏室,把包括封瓶器在内的所有可疑物品全部打包,开车跑到离家遥远的垃圾站丢弃。尽管已是亡羊补牢,但他必须做到:有关他的传言更是一个查无实据的故事。

云层越来越低,给人的感觉是离天很近,白云不再在高高的山顶缠绕,而是在身边浮动,汽车仿佛腾云驾雾,在空中行驶。

在一处急转弯的陡坡处,车子踩足了油门仍冲不上去,还顺势往下滑。到底是二手车,就算品牌不错,仍搞不清它曾经是否经历过九十八一难,早已锐气不再。蒲刀这样想着,还是把车子成功刹住,又打开行李箱取出铁链砸在轮子上。这时,父亲突然说了一句,等雾退了再上山吧。

他说好。

于是他们就这样坐着,一直坐着。甘于卑下,所以安静。

蒲刀举起手机,为两个人拍下了最后一张,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这是一款全新的手机,新的芯